王門宗旨

王門宗旨卷之三

古剡周汝登繼元選
會稽陶望齡周望訂
昌江陳大綬長卿閱
新安余懋孳校梓

王陽明先生語抄之三

奏疏七道

諫迎佛疏

臣自七月以來切見道路流傳之言以爲　陛下

遣使外夷遠迎佛教羣臣紛紛進諫皆斥而不納
臣始聞不信既知其實然獨竊喜以爲此乃
陛下聖智之開明善端之萌糵羣臣之諫雖亦出
於忠愛至情然而未能推原　陛下此念之所從
起是乃爲善之端作聖之本正當將順擴充遡流
求源而乃抵於世儒崇正之說從而紛爭力沮宜
乎　陛下之有所拂而不受忽而不省矣愚臣之
見獨異於是乃惟恐　陛下好佛之心有所未至
[illegible]使　陛下好佛之心果已[illegible]至不徒好

其名而必務得其實不但好其末而必務求其本
則堯舜之聖可至三代之盛可復矣豈非天下之
幸宗社之福哉臣請爲　陛下言其好佛之實
陛下聰明聖智昔者青宮固已播傳四海即
來偶值多故未暇講求五帝三王神聖之道雖
時御　經筵儒臣進說不過日襲故事敷文數
立談之間豈能遽有所開發　陛下聽之以爲
賢之道不過如此則亦有何可樂故漸移志以
射之能縱心於遊觀之樂蓋亦無所用其聰明施

其才力而偶託寄於此　陛下聰明豈固遂安於是而不知此等皆無益有損之事也哉馳逐閒之餘夜氣淸明之際固將厭倦日生悔悟日切而左右前後又莫有以神聖之道爲　陛下言者故遂遠思西方佛氏之教以爲其道能使人淸心絕欲求全性命以出離生死又能慈悲普愛濟度羣生去其苦惱而躋之快樂今災害日興盜賊日熾財力日竭天下之民困苦已極使誠身得佛氏之道而拯救之豈徒息精養氣保全性命豈徒一身

之樂將天下萬民之困苦亦可因是而蘇息故述
待降　綸音發幣遣使不憚數萬里之遙不愛數
萬金之費不惜數萬生靈之困斃不厭數年往返
之遲久遠迎學佛之徒是蓋　陛下思欲一洗舊
習之非而幡然於高明光大之業也　陛下試以
臣言反而思之　陛下之心豈不如此乎然則
聖知之開明善端之萌蘖者亦豈過爲諛言以佞
陛下哉　陛下好佛之心誠至則臣請毋好其名
而務得其實毋好其末而務求其本　陛下誠欲

得其實而求其本則請毋求諸佛而求諸聖人毋求諸外夷而求諸中國此又非臣之苟爲遊說之談以誑　陛下臣又請得而備言之夫佛者夷狄之聖人聖人者中國之佛也在彼夷狄則可用佛氏之教以化導愚頑在我中國自當用聖人之道以參贊化育猶行陸者必用車馬渡海者必以舟航今居中國而師佛教是猶以車馬渡　所謂縱使造父爲御王良爲右非但不能利涉必且有沉溺之患夫車馬本致遠之具豈不利器乎然而　非

地則技無所施　陛下若謂佛氏之道雖不可以
平治天下或亦可以脫離一身之生死雖不可以
參贊化育而時亦可以導羣品之囂頑就此二說
亦復不過得吾聖人之餘緒　陛下不信則臣請
比而論之臣亦竊嘗學佛最所尊信自謂悟得其
蘊與後乃窺見聖道之大始遂棄置其說臣請毋
言其短言其長者夫西方之佛以釋迦爲最中國
之聖人以堯舜爲最臣請以釋迦與堯舜比而論
之夫世之最所崇慕釋迦者莫尚於脫離生死超

然獨存於世今佛氏之書具載始末謂釋迦住世
說法四十餘年壽八十二歲而殁則其壽亦誠可
謂高矣然舜年百有十歲堯年一百二十歲其壽
比之釋迦則又高也舜能慈悲施捨不惜頭目腦
髓以救人之急難　　　　誠可謂至矣
然必苦行於雪山奔走於道路　　能有所濟若
堯舜則端拱無爲而天下各得其所　克明峻德
以親九族則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則百姓昭明協
和萬邦則黎民於變時雍極而至於上下草木

獸無不咸若其仁愛及物比之釋迦則　又至也佛
能方便說法開悟羣迷戒人之酒止人　之殺去人
之貪絕人之嗔其神通妙用亦誠可謂　大矣然必
耳提面誨而後能若在堯舜則光被四　表格于上
下其至誠所運自然不言而信不動而變無爲而
成蓋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
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其神化無方而妙用無體比
之釋迦則又大也若乃詛呪變幻眩惟挺妖以欺
惑愚冥是固佛氏之所深排極詆謂之外道邪魔

正與佛道相反者不應好佛而乃好其所相反求佛而乃求其所排詆者也　陛下若以堯舜既沒必欲求之於彼則釋迦之亡亦已久矣若謂彼中學佛之徒能傳釋迦之道則吾中國之大顧豈無人能傳堯舜之道者乎　陛下未之求耳　陛下試求大臣之中苟其能明堯舜之道者日日與之推求講究乃必有能明神聖之道致　陛下於堯舜之域者矣故臣以為　陛下好佛之心誠至則請毋好其名而務得其實毋好其末而務求其本

務得其實而求其本則請毋求諸佛而求諸聖人
毋求諸夷狄而求諸中國者果非妄為遊說之談
以誑　陛下者矣　陛下而果能以好佛之心而
好聖人以求釋迦之誠而求諸堯舜之道則不必
涉數萬里之遙而西方極樂只在目前則不必糜
數萬之費斃數萬之命歷數年之久而一塵不動
彈指之間可以立躋聖地神通妙用隨形隨足此
又非臣之謬為大言以欺　陛下必欲討究其說
則皆鑿鑿可證之言孔子云我欲仁斯仁至矣一

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孟軻云人皆可以爲堯舜豈欺我哉 陛下反而思之又試以詢之大臣詢之羣臣果臣言出於虛謬則甘受欺妄之戮臣不知諱忌伏見 陛下善心之萌不覺踊躍喜幸輙進其將順擴充之說惟 陛下垂察則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萬世幸甚

一申明賞罰以勵人心疏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使楊璋呈伏覩 大明律內該載失誤軍事條領兵

官已承調遣不依期進兵策應若承差告報軍期而違限因而失誤軍機者並斬從軍違期條若軍臨敵境託故違期三日不至者斬主將不固守條官軍臨陣先退及圍困敵城而逃者斬此皆罰典也及查得原擬直隷山東江西等處征剿流賊陞賞事例一人并二人爲首就陣擒斬以次劇賊一名者陞五兩二名者十兩三名者陞實授一級不願者賞十兩陣亡者陞一級俱世襲不願者賞十兩擒斬從賊六名以上至九名者止陞實授二級餘

功加賞不及六名除陞一級之外扣算賞銀三人四人五人以上共擒斬以次劇賊一名者賞銀十兩均分從賊一名者賞五兩均分領軍把總等官自斬賊級不准陞賞部下獲功七十名以上者陞署一級五百名者陞實授一級不及數者量賞一人捕獲從賊一名者賞銀四兩二名者賞八兩三名者陞一級以次劇賊一名者陞署一級俱不准世襲不願者賞伍兩此皆賞格也賞罰如此宜乎人心激勸功無不立然而有未能者盖以賞罰之

典雖備然罰典止行於叅提之後而不行於臨陣對敵之時賞格止行於大軍征勦之日而不行於尋常用兵之際故也且以嶺北一道言之四省連絡盜賊消數近年以來如賊首謝志珊高快馬黃秀魁池大鬢之屬不時攻城掠鄉動輒數千餘徒每每督兵追勦不過遙爲聲勢俟其解圍退散卒不能取決一戰者以無賞罰爲之激勸耳合無申明賞罰之典今後但遇前項賊情領兵官不拘軍衛有司所領兵衆有退縮不用命者許領兵官軍

前以軍法從事領兵官不用命者許總統兵官軍前以軍法從事所統兵衆有能對敵擒斬功次或赴敵陣亡從實開報覆勘是實轉達奏聞一體陞賞至若生擒賊從鞫問明白即時押赴市曹斬首示衆庶使人知警畏亦與見行事例決不待時無相悖戾如此則賞罰既明人心激勵盜賊生發得以即時撲滅糧餉可省事功可見矣具呈到臣卷查三省盜賊二三年前總計不過三千有餘今據各府州縣兵備守備等官所報已將數萬蓋已不

啻十倍於前臣嘗深求其故詢諸官僚訪諸父老采諸道路驗諸田野皆以爲盜賊之日滋由於招撫之太濫招撫之太濫由於兵力之不足兵力之不足由於賞罰之不行誠有如副使楊璋所議者臣請因是爲　陛下略言其故盜賊之性雖皆兇頑固亦未嘗不畏誅討夫惟爲之而誅討不及又從而招撫之然後肆無所忌蓋招撫之議但可偶行於無辜脅從之民而不可常行於長惡怙終之寇可一施於回心向化之徒而不可屢施於隨招

隨叛之黨南贛之盜其始也被害之民恃官府之威令猶或聚衆而與之角鳴之於官而有司者以爲既招撫之則皆置之不問盜賊習知官府之不彼與也益從而讐脅之民不任其苦知官府之不足恃亦遂靡然而從賊由是盜賊益無所畏而出劫日頻知官府之必將已招也百姓益無所恃而從賊日衆知官府之必不能爲已地也夫平良有冤苦無伸而盜賊乃無求不遂爲民者困征輸之劇而爲盜者獲犒賞之勤則亦何苦而不彼從乎

是故近賊者爲之戰守遠賊者爲之鄉導處城郭者爲之交援在官府者爲之間諜其始出於避禍其卒也從而利之故曰盜賊之日滋由於招撫之太濫者此也夫盜賊之害神怒人怨孰不痛心而獨有司者必欲招撫之亦豈得已哉誠使強兵悍卒足以殲渠魁而蕩巢穴則百姓之憤雪地方之患除功成名立豈非其所欲哉然而南贛之兵素不練養類皆脆弱驕惰毎遇征發追呼拘攝旬日而始集約束齎遣又旬日而始至則賊已細載歸

巢矣或猶遇其未退望賊塵而先奔不及交鋒而已敗以是禦寇猶驅羣羊而攻猛虎也安得不以招撫爲事乎故凡南贛之用兵不過文移調遣以苟免坐視之罰應名勦捕聊爲招撫之媒求之實用斷有不敢何則兵力不足則勦捕未必能克勦捕不克則必有失律之咎則必征調日繁督責日至糾舉論劾者四面而起往往坐視而至於落職敗名者有之招撫之策行則可以安居而無事可以無調發之勞可以無戴罪殺賊之責無地方多

事不得遷轉之滯夫如是孰不以招撫爲得計是故寧使百姓之荼毒而不敢出一卒以抗方張之虜寧使孤兒寡婦之號哭顛連疾苦之無告而不敢提一旅以忤反招之賊蓋招撫之議其始也出於不得已其卒也遂守以爲常策故曰招撫之太濫由於兵力之不足者此也古之善用兵者驅市人而使戰收散亡之卒以抗强虜今南贛之兵尚足以及數千豈盡無可用乎然而金之不止鼓之不進未見敵而亡不待戰而北何者進而效死無

爵賞之勸退而奔逃無誅戮之及則進有必死而退有幸生也何苦而求必死乎吳起有云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雖有百萬何益於用凡兵之情畏我則不畏敵畏敵則不畏我今南贛之兵皆畏敵而不畏我欲求其用安可得乎故曰兵力之不足由於賞罰之不行者此也今　朝廷賞罰之典固未嘗不具但未申明而舉行耳古者賞不踰時罰不後事過時而賞與無賞同後事而罰與不罰同況過時而不賞後事而不罰其亦何以齊一人心

作興士氣是雖使韓白爲將亦不能有所成况如臣等腐儒小生才識昧劣而素不知兵者亦復何所冀乎議者以南贛諸處之賊連絡數郡蟠據四省非奏調狼兵大舉夾攻恐不足以掃蕩巢穴是固一說也然臣以爲狼兵之調非獨所費不貲兼其所過殘掠不下於盜大兵之興曠日持久聲勢彰聞比及舉事諸賊渠魁悉已逃遁所可得者不過老弱脅從無知之氓於是乎有橫罹之慘於是乎有妄殺之弊班師未幾而山林之間復已呼嘯

成擧此皆往事之已驗者臣亦近揀南贛之精銳
得二千有餘部勒操演略有可觀誠使得以大軍
誅討之賞罰而行之平時假臣等以便宜行事不
限以時而惟成功是責則比於大軍之擧臣竊以
爲可省半費而收倍功臣請以近事證之臣於本
年正月十五日抵贛參查兵部所咨申明律例今
後地方但有草賊生發事情緊急該管官司卽便
依律調撥官軍乘機剿捕應合會捕者亦就調發
策應但係軍情火速差人申奏敢有遲延隱匿巡

撫巡按三司官即便叅問依律罷職充軍等項發
落雖不係聚衆草賊但係有名强盜肆行刼掠賊
勢兇惡或白晝攔截或明火持杖不拘人數多少
一面設法緝捕即時差人申報合干上司并具申
本部知會處置如有仍前朦朧隱蔽不即申報以
致聚衆滋蔓貽患地方從重叅究决不輕貸等因
題奉　欽依備行前來時以前官久闕未及施行
臣即刋印數千百紙通行所屬布告遠近未及一
月而大小衙門以賊情來報者接踵亦遂屢有斬

獲一二人或五六人七八人者何者兵得隨時調用而官無觀望掣肘則自然無可推託逃避思効其力由此言之律例具存前此惟不申明而舉行耳今使賞罰之典悉從而申明之其獲效亦未必不如是之速也伏望　皇上念盜賊之日熾哀民生之日蹙憫地方荼毒之愈甚痛百姓冤憤之莫伸特　勑兵部俯采下議特假臣等　令旗令牌使得便宜行事如是而兵有不精賊有不滅臣等亦無以逃其死夫任不專權不重賞罰不行以致

於僨軍敗事然後選重臣假以總制之權而往拯之縱善其後已無救於其所失矣臣才識淺昧且體羸多病自度不足以辦此行從　陛下乞骸骨苟全餘喘於林下但今方待罪於此心知其弊不敢不爲　陛下盡言　陛下從臣之請使後來者得效其分寸收討賊之功臣亦得以少逭死罪於萬一

攻治盜賊二策疏

查得先因地方盜賊日熾民被荼毒竊計兵力寡

務既不足以防遏賊勢事權輕撓復不足以齊一
人心乞要申明賞罰假臣等　令旗令牌使得便
宜行事庶幾舉動如意而事功可成已經具題間
今復據各呈申前因臣等參看得前項賊徒惡貫
已盈神怒人怨譬之疽癰之在人身若不速加攻
治必至潰肺決腸然而攻治之方亦有二說若
陛下假臣等以賞罰重權使得便宜行事期於成
功不限以時則兵衆既練號令既明人知激勵事
無掣肘可以伸縮自由相機而動一寨可攻則攻

一寨一巢可撲則撲一巢量其罪惡之淺深而為
撫剿度其事勢之緩急以為後先如此亦可以省
供饋之費無征調之擾日剪月削使之漸盡灰滅
此則如昔人拔齒之喻日漸動搖齒拔而見不覺
者也然而今此下民之情莫不欲大舉夾攻以快
一朝之忿蓋其怨恨所激不復計慮其他必須南
調兩廣之狼達西調湖湘之土兵四路並進一鼓
成擒庶幾數十年之大患可除千萬人之積冤可
雪然此以兵法十圍五攻之例計賊二萬須兵十

萬日費千金殆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積粟料財數月而事始集刻期舉謀又數月而兵始交聲迹彰聞賊強者設險以拒敵黠者挾類而深逃迫於鋒刃所加不過老弱脅從且狼兵所過不減於盜轉輸之若重困於民近年以來江西有姚源之役蒼瘍甫起福建有汀漳之寇軍旅未旋府江之師方集於兩廣偏橋之討未息於湖湘兼之杼軸已空種不入土而焚是所輸四征未已誅求之刻百出方新若復加以大兵民將何以堪余此

則一拔去齒而兒亦隨斃者也夫由前之説則如臣之昧劣實懼不足以堪事必擇能者任之而後可若大舉夾攻誠可以分咎而薄責然臣不敢以身謀而廢　國議惟　陛下擇其可否斷而行之

横水桶岡捷音疏

卷查先准兵部咨爲申明賞罰以勵人心事該本部覆議請　勅南贛等處都御史假以提督軍務名目給與旗牌應用以振軍威一應軍馬錢糧事宜從自便宜區畫文職五品以下武職三品以下

徑自差問發落如遇盜賊入境即便調兵勦殺不
許踵襲舊弊招撫重爲民患所部官軍若在軍前
違期逗遛退縮俱聽以軍法從事題奉　聖旨是
王守仁着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換勑與他其
餘事宜各依擬行欽此又准兵部咨該巡撫湖廣
都御史秦金題該本部覆題看得郴桂等處與廣
東江西所轄猺峒密邇聯絡若非三省會兵夾攻
賊必逋散合無請勑兩廣并南贛總督巡撫等官
會同行事、尅期進兵等因節奉　聖旨是了

行欽此又該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屠僑奏要會同湖廣江西撫鎮等官各量起兵約會剋期夾勦又該本部覆題奉　聖旨是這南贑地方賊情只照依恁部裏原擬事宜着都御史王守仁自行量調官軍設法勦捕如有該與江西兩廣巡撫總督等官會兵征勦的聽隨宜會議施行欽此續准兵部咨該臣題開討處南贑二府兵糧事宜及合用本省巡按御史紀功緣由該本部覆題奉　聖旨是都依擬行欽此俱　欽遵陸續備咨到臣俱經行

江西廣東湖廣各道兵備守巡等官一體欽遵議取官軍兵快剋期夾攻及咨巡撫江西都御史孫燧并行巡按御史屠僑各查照外續據領兵縣丞舒富等呈稱各巢賊首聞知湖廣土兵將到集衆據險四出殺掠猖獗日甚乞爲急處等因到臣當將進兵機宜督同兵備副使楊璋分守參議黃宏統兵知府等官邢珣等議得桶岡橫水左溪諸賊荼毒三省其患雖同而事勢各異以湖廣言之則桶岡諸巢爲賊之咽喉而橫水左溪諸巢爲之腹

心以江西言之則橫水左溪諸巢爲賊之腹心而桶岡諸巢爲之羽翼今不先去橫水左溪腹心之患而欲與湖廣夾攻桶岡進兵兩寇之間腹背受敵勢必不利今議者紛紛皆以爲必須先攻桶岡而湖廣兊期乃在十一月初一日賊見我兵未集而師期尚遠且以爲必先桶岡勢必觀望未備今若出其不意進兵速擊可以得志已破橫水左溪移兵而臨桶岡破竹之勢蔑不濟矣於是臣等乃決意先攻橫水左溪密切分布哨道使都指揮僉

事許清率兵千餘自南康縣所溪入知府邢珣率
兵千餘自上猶縣石人坑入知縣王天與率兵千
餘自上猶縣白面入令其皆會橫水使守備指揮
郟文率兵千餘自大庾縣義安入知府唐淳率兵
千餘　大庾縣聶都入知府季斆率兵千餘自大
庾縣穩下入縣丞舒富率兵千餘自上猶縣金坑
入令其皆會左溪知府伍文定知縣張戩候各兵
齊集令其亦從上猶南康分入以遏奔衝臣亦親
率兵千餘自南康進屯至坪期直擣橫水以與諸

軍會而使兵備副使楊璋分守叅議黃宏監督各
營官兵往來給餉以促其後分布既定乃於十月
初七日夜各哨齊發初九日臣兵至南康初十日
進屯至坪使間諜四路分探皆以爲諸賊不虞官
兵猝進各巢皆鳴鑼聚衆往來呼噪奔走爲分投
禦敵之狀勢甚張皇然已於各險隘皆設有滾木
壘石度此時賊已據險勢未可近臣兵乘夜遂進
十一日小餉未至賊巢三十里止舍使人伐木立
栅開塹設櫃示以久屯之形夜使報効聽選官雷

濟義民蕭庾分率鄉兵及樵竪善登山者四百人
各與一旗齎銃砲鉤鐮使由間道攀崖懸壁而上
分列遠近極高山頂以覘賊張立旗幟爇茅爲數
千竈度我兵且至險則舉砲燃火相應十二日早
臣兵進至十八面隘賊方據險迎敵驟聞遠近山
頂砲聲如雷煙焰四起我兵復呼噪奮逼銃箭齊
發賊皆驚潰失措以爲我兵已盡入破其巢穴遂
棄險退走臣預遣千户陳偉高睿分率壯士數十
緣崖上奪賊險盡發其滚木壘石我兵乘勝驟進

呼聲震天地指揮謝昶巡廷瑞兵由間道先入盡
秧賊巢賊退無所據乃大敗奔潰遂破長龍巢破
十八面隘巢破先鵝頭巢破狗腳嶺巢破稚背巢
破白藍橫水大巢先是大賊首謝志珊蕭貴模等
皆以橫水居衆險之中倚以爲固聞官兵四進倉
卒分衆扼險出禦甚力至是見橫水煙焰障天銃
砲之聲撼搖山谷亦各失勢棄險走各哨官兵乘
之皆奮勇力戰而入知府邢珣遂破磨刀坑巢破
茶坑巢破茶潭巢知縣王天與破樟木坑巢破石

王巢都指揮許淸破鷄湖巢破新溪巢破楊梅巢
俱至橫水知府唐淳破羊牯腦巢破上關巢破下
關巢破左溪大巢守備指揮郟文破獅寨巢破義
安巢破苦竹坑巢指揮余恩破長流坑巢破牛角
窟巢破雞坑巢縣丞舒富破箬坑巢破赤坑巢破
竹壩巢知府季斆破上西峰巢破狐狸坑巢破鉛
廠巢俱至左溪守巡各官亦隨後督兵而至是日
擒斬首從賊人賊級并俘獲賊屬男婦奪回被虜
人口牛馬賊仗數多其餘自相踩踐墮崖塡谷死

死者不可勝計當是時賊路所由入皆刊崖倒樹
設阱埋簽不可行我兵晝夜涉深澗蹈叢棘逾險
絕則掛繩崖樹魚貫而上猿臂而下往往失足墮
深谷幸而不死經數日始能出各兵已至横水左
溪皆困甚不復能驅逐會日已暮遂令收兵屯劄
次日大霧雨咫尺不辨連數日不開乃令各營休
兵享士而使鄉導數十人分探潰賊所往并未破
巢穴動靜十五日得各鄉導報謂諸賊分陣預於
各山絕險崖壁立有柵寨爲退保之計有復合聚

於未破之巢者俱不意我兵驟入未及搬運糧穀若分兵四散追擊可以盡獲臣等竊計湖廣夾攻在十一月初一期已漸迫此去桶岡尚百餘里山路險峻三日始能達若此中之賊圍之不克而移兵桶岡勢分備多前後顧瞻非計之得乃令各營皆分兵為奇正二哨一攻其前一襲其後冒霧逐進分投急擊十六日知府邢珣攻破旱坑巢穴并巢知府季斆守備指揮郟文攻破穩下巢李家巢十七日知府唐淳攻破絲茅壩巢十八[illegible]

渊攻破朱雀坑巢村頭坑巢黃竹坳巢觀音山巢十九日指揮余恩攻破梅伏坑巢石頭坑巢二十日知府邢珣又攻破白封龍巢若背巢知縣王天與攻破黃泥坑巢大富灣巢二十二日縣丞舒富攻破白水洞巢本日知府伍文定知縣張戩兵亦至二十四日知府伍文定攻破寨下巢知縣張戩攻破杞州坑巢二十五日知縣張戩又破朱坑巢知府伍文定破楊家山巢二十六日知府季斆又破李坑巢都指揮許清又破川坳巢二十七日

守備指揮劉文又破長河洞巢連日各擒斬首從賊人賊級并俘獲賊屬男婦奪回被虜人口牛馬贓仗數多是日各營官兵請乘勝進攻桶岡臣復議得桶岡天陰四面青壁萬仞中盤百餘里連峰參天深林絕谷不睹日月中所産旱穀薯蕷之類足飼凶歲往者亦嘗夾攻坐困數月不能俘其一卒竟以招撫爲名而罷及詢訪鄉導其所由入惟鎖匙龍葫蘆洞茶坑十八磊新地五處然皆架棧竪索懸絕壁而上賊使數人於巖坐發礧石

可撫戢兵而禦我師惟上帝一路稍平然深入湖廣迂回艱遠半月始至湖兵既從彼入而我師復往東皆非便今横水左溪餘賊皆已奔入其中固難合勢為守必力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今我欲乘全勝之鋒兼三日之程長驅百餘里而爭利彼若拒而不前頓兵幽谷之底所謂强弩之末不能穿魯縞矣今若移屯近地休兵養銳振揚威聲先使人諭以禍福彼必懼而請服其或有不從者乘其猶豫襲而擊之乃可以逞乃使素與賊通熟罪

義官李正巖醫官劉福泰釋其罪并縱所獲桶岡賊鍾景於二十八日夜懸壁而入期以初一日早使人於鎖匙龍受降賊方甚恐見三人至皆喜乃集衆會議而橫水左溪奔入之賊果堅持不可往復遲疑不暇為備臣遣縣丞舒富率數百人屯鎖匙龍從使出降而使知府邢珣入茶坑知府伍文定入西山界知府唐淳入十八磊知縣張戩入葫蘆洞皆於三十日乘夜各至分地遇大雨不得進初一日早冒雨疾登大賊首藍天鳳方就鎖匙龍

聚議閘各兵已入險皆驚愕散亂脅驅其衆男婦千餘人據內險絕壁隔水爲陣以拒知府邢珣之兵渡水前擊張戩之兵衝其右伍文定之兵自蹈戩右懸崖而下遶賊傍擊賊不能支且戰且却及午兩齊各兵鼓奮而前乃敗走縣丞舒富知縣王天與所領兵聞前山兵已入亦從鎖匙龍並登各軍乘勝擒斬賊悉奔十八磊知府唐淳之兵復嚴陣迎賊又敗之會日晚猶扼險相持次早諸軍復合勢併擊大戰良久賊遂大敗知府邢珣破桶岡

大巢破桶伏巢破烏池巢知縣張戩破西山界巢
鎖匙龍巢破黃竹坑巢知府唐淳破十八磊巢知
府伍文定破鐵木里巢破上池巢破葫蘆洞巢知
縣王天與破員分巢破背水坑巢縣丞舒富破大
王嶺巢擒斬首從賊人賊級幷俘獲賊屬男婦奪
回被虜人口牛馬贓仗數多賊大勢雖敗結陣分
遁者尚多是日聞湖廣土兵將至臣使知府邢珣
屯葫蘆洞知府唐淳屯十八磊知府伍文定屯大
水守備指揮郟文屯下新地知縣張戩屯稼頭縣

林仙留屯茶坑指揮姚璽知縣王天與屯板嶺而
使副使楊璋巡行磜頭茶坑諸營監督進止以繼
其糧餉又使知府季斅分屯聶都以防賊之南奔
都指揮許清留屯横水指揮余恩留屯左溪以備
腹心遺漏之賊而使參議黃宏留劄南安給糧餉
以為聶都之繼臣亦躬率帳下屯茶寮使各營分
兵與湖兵相會夾勦遁賊初五日知府邢珣又破
上新地巢破中新地巢破下新地巢初七日知府
唐淳又破杉木坳巢破原陂巢破木星巢十一日

知縣張戩破板嶺巢破天台菴巢十三日又破東桃坑巢破龍背巢連日各擒斬俘獲數多其間巖谷溪壑之內饑餓病疹顛仆死者不可以數於是桶岡之賊略盡臣以其暇親行相視形勢據險立隘使卒數百斬木棧崖鑿山開道又使典史梁儀領卒數百相視橫水創築土城周圍千餘丈亦設隘以奪其險議以其地請建縣治控制三省諸徭斷其往來之路事方經營十六日據防遏推官徐文英呈稱廣東烏背等巢被湖兵攻破賊黨男婦

千餘突往鷄湖新地穩下朱雀坑等處臣復遣知
府季斅分兵趨朱雀坑等處知府伍文定趨穩下
鷄湖等處守備指揮郟文知府邢珣趨上新等處
各相機剿二十日知府伍文定兵擊賊於穩下
寨西峰寨苦竹坑寨長河壩巢黎坑巢二十三日
守備指揮郟文知府邢珣擊賊於上新地巢知府
伍文定又追擊於鷄湖巢十二月初三日知府季
斅擊賊於朱雀坑巢狐狸坑巢擒斬首從賊徒俘
獲賊屬奪獲贓仗數多於是奔遁之賊始盡然以

湖廣二省之兵方合雖近境之賊悉以掃蕩而四
遠奔突之虞難保必無乃留兵三千餘分屯茶寮
横水等隘而以是月初九日回軍近縣以休息疲
勞俟二省夾攻盡絕然後班師兩月之間通計搗
過巢穴八十餘處擒斬大賊首謝志珊藍天鳳等
八十六名顆從賊首級三千一百六十八名顆俘
獲賊屬二千三百三十六名口奪回被虜男婦八
十三名口牛馬騾六百八隻匹贓仗二千一百三
十一件金銀一百一十三兩八錢一分總計首從

賊徒賊屬牛馬贓仗共八千五百二十五名顆口
隻件俱經行令轉解紀功官處審驗紀錄去後今
照前因參照大賊首藍天鳳謝志珊等盤據千里
荼毒數郡僭擬王號圖謀不軌甚禍種惡且將數
十餘年而虐焰之熾盛毒流之慘極亦已數年于
茲前此亦嘗夾剿曾不能損其一毛屢加招撫適
足以長其桀驁乃今驅卒不過萬餘用費不滿三
萬兩月之間俘斬六千有奇破巢八十有四渠魁
授首噍類無遺此豈臣等能賢於昔人是皆仰仗

朝廷威德之被廟堂處置得宜既假臣以賞罰之權復專臣以提督之任故臣等得以伸縮自由舉動如志奉成筭以行事循方略而指揮將士有用命之美進止無掣肘之虞則是追獲獸兎之提實由發縱指示之功臣等偶叨任使亦安敢冒非其績夫謀定於帷幄之中而勝决於千里之外命出於廟堂之上而威行於百蠻之表臣等敢爲朝廷國議有人賀且自幸其所遭得以苟免覆餗之戮也及照監軍副使楊璋叅議黃宏領兵都指

揮僉事許清都指揮使行事指揮使鄭文知府邢
珣季斅伍文定唐淳知縣王天與張戩指揮余恩
馮翔縣丞舒富隨征參謀等官指揮謝昶馮廷瑞
姚璽明德同知朱憲推官危壽徐文英知縣陳允
諧黃文鸑宋瑢陸璥千戶陳偉高睿等以上各官
或監軍督餉或領兵隨征悉皆深歷危險備嘗艱
難各効勤苦之力共成克捷之功俱合甄錄以勵
將來伏願　皇上普彰廟堂之大賞兼收行伍之
微勞激勸既行功庸益集自然賊盜寢息百姓安

生則地方幸甚臣等幸甚

浰頭捷音疏

該臣看得南贛盜賊其在南安之橫水桶岡諸巢則接境於湖郴在贛州之浰頭桶岡諸巢則連界於閩廣接境於湖郴者賊衆而勢散恃山谿之險以爲固連界於閩廣者賊狡而勢聚結黨與之助以相援臣等遵奉 勅諭及查照兵部咨示方略務議先攻橫水次攻桶岡而末乃與廣東會兵徐圖浰頭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自正德十

二年九月臣等議將進兵横水恐浰賊乘虚出擾思有以沮離其黨臣乃自爲告諭具述禍福利害使報効生員黄表義民周祥等往諭各賊因皆賜以銀布一時賊黨亦多感動各巢酋長黄金巢劉遜劉粗眉温仲秀等遂皆願從表等出投惟大賊首池仲容即池大鬢獨憤然謂其衆曰我等做賊已非一年官府來招亦非一次此亦何足爲憑待金巢等到官後果無他説我等遣人出投亦未爲晚其時臣等兵力既未能分意且屬廉令勿出爲

患故亦不復與敵金巢等至臣乃釋其罪推誠厚撫各願出力殺賊立効於是籍其衆五百餘悉以爲兵使從征横水十月十二日臣等已破横水仲容等聞之始懼計臣等必且以次加兵於是集其酋豪池仲寧高飛甲等謀使其弟池仲安率老弱二百餘徒亦赴臣所投招求隨衆立効意在緩兵因而窺覘虛實乘間内應臣逆知其謀陽許之及臣進攻桶岡使領其衆截路於上新地以遠其歸途内嚴警禦之備以防其變外示寬假之形以安

其心陰使人分召鄰賊諸縣被賊害者皆詣軍門計其旬日之間至者數十問所以攻剿之策皆以此賊狡詐兇悍非比他賊其出劫行剽皆有深謀人不能測自知惡極罪大　國法難容故其所以扞拒之備亦極險譎前此兩經夾剿皆狼兵二三萬竟亦不能大撓後雖敗遯所殺傷亦略相當近年以來奸謀愈熟惡燄愈熾官府無可奈何每以調狼兵恐之彼輒誑曰狼兵易與耳縱調他來也須半年我縱避他只消一月其意謂狼兵之來不

能速其留不能久也是以益無忌憚今已僭號設
官姦計逆謀尤非昔比必欲除之非大調狼兵事
恐難濟臣以爲兵無常勢在因敵變化而制勝今
各賊狃於故常且謂必待狼兵而後敢攻此所以
不必狼兵而可以攻之也乃爲密畫方略使數十
人者各歸部集候我兵有期則據隘遏賊十一月
賊聞臣等復破桶岡益懼爲戰守備臣使人至賊
所賜各酋長牛酒以察其變賊度不可隱則詐稱
龍川新民盧珂鄭志高等將掩襲之是以密爲之

防非敢虞官兵也臣亦陽信其言因復陽怒盧珂鄭志高等擅兵讐殺移檄龍川使廉其實且趣各賊伐木開道將回兵自浰頭取道往討之賊聞以爲臣等實有爲之之意又恐假道伐之且喜且懼因遣來謝且請無勞官兵當悉力自防禦之盧珂鄭志高陳英者皆龍川舊招新民有衆三千餘遠近皆爲仲容所脅而三人者獨與之抗故賊深讐忌之十二月望臣兵回至南康盧珂鄭志高等各來告變謂池仲容等僭號設官今已點集兵衆號

召遠近各巢賊首授以總兵都督等僞官使候三省夾攻之兵一至即同時並舉行其不軌之謀及以僞授盧珂等官爵金龍霸王印信文書一紙粘狀來首臣先已諜知其事及珂等來即陽怒以爲爾等擅兵讐殺投招之人罪已當死今又造此不根之言乘機誣陷且池仲容等方遣其弟領兵報効誠心向化安得有此遂收縛珂等將斬之時池仲安之屬方在營見珂等入首大驚懼至是皆喜躍稱快呼譟訴珂等罪惡臣因亦陽令其狀詞將

并拘其黨屬盡斬之於是遂械繫盧珂而使人密
喻以陽怒之意欲以誘致仲容諸賊且使盧珂等
先遣人歸集其衆候珂等既還乃發臣又使生員
黃表聽選官雷濟往喻仲容使勿以此自疑密購
其所親信陰說之使自來投訴二十日臣兵已還
贑乃張樂大享將士下令城中令南安賊巢皆已
掃蕩而浰頭新民又皆誠心歸化地方自此可以
無虞民久勞苦亦宜暫休為樂遂散兵使各歸農
示不復用而使池仲安亦領衆歸助其兄防守且

云盧珂等雖已繫於此恐其黨致怨或掩爾不虞
仲安歸具言其故賊衆皆喜遂弛備臣又使指揮
余恩賫曆往賜仲容等令毋撤備以防盧珂諸黨
賊衆益喜賫表甯濟因復說仲容令官府所以安
輯勞來爾等甚厚何可不親往一謝況盧珂等日
夜哀訴反狀乞官府試拘爾等若拘而不至者即
可以證反狀之實今若不待拘而往因面訴珂罪
惡官府必益信爾無他而謂珂等爲詐殺之必矣
所購親信者復從力贊仲容然之乃謂其衆曰若

要仲先用屈贛州使倆亦須親往撲破遂定議巢其巢下四十餘人自詣贛臣使人探知仲容已就道乃密遣人先行屬縣勒兵分哨道候報而發又使千戶孟俊先至龍川督集盧珂鄭志高陳英等兵然以道經淛巢恐搖諸賊則別賫一牌以拘捕盧珂等黨屬爲名各賊聞俊往果邀迎問故俊出牌視之乃皆羅拜相爭導送出境俊已至龍川始發牌部勒盧珂等兵衆賊聞之皆以爲拘捕其屬不復爲意閏十二月二十三日仲容等至贛見各

營官兵皆已散歸而街市多張燈設戲爲樂信以爲不復用兵密賂獄卒私往覘盧珂等又果械繫深固仲容乃大喜遣人歸報其屬曰乃今吾事始得萬全矣臣乃夜釋盧珂鄭志高等使馳歸發兵而令所屬官僚次設羊酒日犒仲容等以緩其歸

正月三日度盧珂等已至家所遣屬縣勒兵當已大集臣乃設犒於庭先伏甲士引仲容入并其黨悉擒之出盧珂等所告狀訊鞫皆伏遂寘于獄而夜使人趣發屬縣兵期以初七日同時入巢於是

知府陳祥兵從龍川縣和平都入指揮姚璽兵從
龍川縣烏虎鎮入千户孟俊兵從龍川縣平地水
入指揮余恩兵從龍南縣高沙保入推官危壽兵
從龍南縣南平入知府邢珣兵從龍南縣太平保
入守備指揮郟文兵從龍南縣冷水逕入知府李
斆兵從信豐縣黃田岡入縣丞舒富兵從信豐縣
烏逕入臣自率帳下官兵從龍南縣冷水逕直搗
下浰大巢而使各哨分路同時並進會於三浰先
是賊徒得池仲容報謂贛州兵已罷歸皆已弛備

散處各巢至是聞官兵四路並進皆驚懼失措
乃分投出禦而恐其精銳千餘據險設伏併勢迎
敵於龍子嶺我兵聚為三衙犄角而前指揮余恩
所領百長王受兵首與賊遇大戰良久賊敗卻王
受等奮追里許賊伏兵四起奮擊王受推官危壽
所領義官葉芳兵鼓噪而前復奮擊賊伏兵後千
戶孟俊兵從傍繞出賊背橫衝賊伏與王受合兵
於是賊乃大敗奔潰呼聲震山谷我兵乘勝逐北
遂克上中下三浰各巢　大巢已破

皆奮勇齊進各賊皆潰敗知府陳祥兵遂破熱水
巢五花障巢指揮姚璽兵遂破淡方巢石門山巢
上下陵巢知府邢珣兵遂破芳竹湖白沙巢守備
指揮郟文兵遂破曲潭巢赤唐巢知府季斆兵遂
破右坑巢三坑巢是日擒斬首從賊人賊級俘獲
賊屬男婦牛馬器仗數多其餘墮崖墳谷死者不
可勝計是夜賊復奔聚未破巢穴次日早乃令各
哨官兵探賊所往分投急擊初九日知府陳祥兵
破鐵石障巢羊角山巢獲賊首金龍霸王印信旗

袍知府邢珣兵破黄田坳巢指揮姚璽兵破苓岡
巢指揮余恩兵破塘含洞巢浚尾巢初十日千戶
孟俊兵破大門山巢推官危壽兵破鎮里寨巢十
一日知府邢珣兵破中村巢守備郟文兵破牛逕
巢都坑巢尺八嶺巢知府季斆兵破新田逕巢古
池巢指揮余恩兵破空背巢縣丞舒富兵破旗嶺
巢頓岡巢十三日千戶孟俊兵破徊脚坳巢水晶
洞巢五湖巢藍州巢十六日推官危壽兵破風盤
巢茶山巢連日各搶斬首從賊人賊級并俘獲賊

屬男婦牛馬器仗數多然各巢奔散之賊其精悍
者尚八百餘徒復嘯聚九連大山扼險自固當臣
看得九連山勢極高横亘數百餘里四面斬絶我
兵既不得進而其内東接龍門山後諸處賊巢以
百數若我兵進逼賊必奔往其間誘激諸巢相連
而起勢益難制然彼中既無把截之兵欲從傍縣
潛軍斷其後路必須半月始達緩不及事止有賊
所屯據崖壁之下一道可通然賊已據險自上發
石滚木我兵百無一全於是乃選精鋭七百餘人

皆衣所得賊衣佯若奔潰者乘暮直衝賊所據崖
下澗道而過賊以爲各巢敗散之黨皆從崖下招
呼我兵亦佯與呼應賊疑不敢擊已度險遂扼斷
其後路次日賊始知爲我兵并勢衝敵我兵已據
險從上下擊賊不能支乃退敗臣度其必潰預令
各哨官兵四路設伏以待賊果分隊潛遁二十五
日知府陳祥兵覆賊於五花嶂知府邢珣兵覆賊
於白沙指揮余恩兵覆賊於銀坑水二十七日指
揮姚璽兵覆賊於烏虎鎮推官危壽兵覆賊於中

村知府季斆兵獲賊於北山又戰於風門與其餘孽散殘黨尚三百餘徒分逃上下坪黃田坳諸處各哨官兵復紐蹤會追二月初二日知府陳祥兵復與賊戰於平和初五日復戰於上平下平初八日推官危壽指揮余恩兵復與賊戰於黃坳十二日知府陳祥兵復與賊戰於鐵障山十四日縣丞舒富兵復與賊戰於乾村又戰於梨樹十四日知府邢珣季斆兵復與賊戰於芳竹湖二十三日縣丞舒富兵復與賊戰於北順又戰於和洞二十六

日守備郊文兵復與賊戰於水源戰於長吉戰於天堂寨連日擒斬首從賊人賊級數多三月初三日據鄉導人等四路爪探皆以爲各巢積惡兇狡之賊皆已擒斬略盡惟餘黨張仲全等二百餘徒其間多係老弱及遠近村寨一時爲賊所驅脅從惡未久之人今皆勢窮計沮聚於九連谷口呼號痛哭誠心投招臣遣報効生員黃表徃驗虛實果如所探因引其甲首張仲全等數人前來投見訴其被脅不得已之情臣量加責治隨遣知府邢珣

往撫其發籍其名數遂安插於白沙初七日據知
府邢珣等呈稱我兵自去歲二月從征閩寇迄今
一年有餘未獲少休今幸各巢賊已掃蕩餘黨不
多又蒙撫順招安況今陰雨連綿人多疾疫兼之
農功已動人懷耕作合無俯順下情還師息衆及
義官葉芳等并各村鄉居民亦告前情臣因親行
相視險易督同副使楊璋知府陳祥等經理立縣
設隘可以久安長治之策留兵防守而歸蓋自本
年正月初七日起至三月初八日止前後兩月之

閒通共擒過巢穴三十八處擒斬大賊首二十九名顆次賊首三十八名顆從賊二千零六名顆俘獲賊屬男婦八百九十名口奪獲牛馬一百二十二隻匹器械贓仗二千八百七十件把贓銀七十兩六錢六分總計擒斬俘獲奪獲共五千九百五十五名顆口隻匹件把俱經行令兵備等官審驗紀錄仍行紀功御史聶實施行具由呈報去後今據前因臣等會同江西巡按御史屠僑廣東巡按御史毛鳳韶照大賊首池仲容等荼毒萬民騷擾

三省陰圖不軌積有年歲設官僭號罪惡滔天比之上猶諸賊尤為桀驁難制蓋上猶諸賊雖有僭竊不軌之名而徒惟劫掠焚燒是嗜至於涮頭諸賊雖亦剽劫擄掠是資而實懷僭擬割據之志故其招致四方無藉隱匿遠近妖邪日夜規圖漸成奸計兼之賊首池仲容池仲安等又皆力搏猛虎提競飛猱兇惡之名久已著聞四方賊黨素所向服是以負固恃頑屢征益熾前此知其無可奈何亦惟苟且招安以幸無事其實無救荼毒之慘益

養奸宄之謀今乃臣等驅不練之兵資缺乏之餉不踰兩月而破奸雄不制之虜以除三省數十年之患此非　朝廷威德廟堂成算何以及此臣等切惟天下之事成於責任之專一而敗於職守之分撓就今事而言前此嘗夾攻二次計勦數番以兵則前者強而今者弱前者數萬而今者數千以時則前者期年而今者兩月以費則前者再倍而今者什一以任事之人則前者多知謀老練之士而今者乃若臣之迂疏淺劣然而計功較績顧反

有加於昔何哉實由　朝廷之上明見萬里洞察往弊處置得宜旣假臣以賞罰之權復改臣以提督之任旣以兵忌遙制而重各省專征之責又慮事或牽掣而抑守臣干預之請授之方略而不拘以制責其功成而不限以時以故　詔旨一頒而賊先破膽奪氣咨文一布而人皆踴躍爭先効謀者知無沮撓之患而務竟其功希賞者知無侵剋之弊而畢致其死是乃所謂得先勝之算於廟堂收折衝之功於樽俎實用兵之要道制事之良法

也事毋如此天下之治有不足成者矣臣等偶叨
任使何幸濫竽成功敢是獻捷之餘拜手稽首以
賀伏願　皇上推成功之所自原發縱之有因賡
無僭賞以旌始謀及照兵備副使楊璋監軍給餉
紀功督戰備歷辛勤宜加顯擢守備指揮郝文知
府陳祥邢珣季斆推官危壽指揮余恩姚璽及千
戸孟俊縣丞舒富等皆身親行陳屢立戰功俱合
獎擢庶示激揚以爲後勸臣本凡庸謬當重任偶
逢事機之會幸免覆餗之誅然功非其才福已

分遂沾痿痺之疾既成廢棄之人除已別行請罪
乞休外緣係捷音及該兵部議擬期於成功不限
以時題奉欽依事理爲此

辭免陞廕乞以原職致仕疏

臣於六月初六日准兵部咨爲捷音事該臣題該
本部覆題節該奉　聖旨王守仁陞右副都御史
廕子一人做錦衣衛世襲百戸寫　勑獎勵欽此
欽遵臣聞　命驚惶莫知攸措感極而懼若墜氷
淵切念臣以章句陋儒過蒙　朝廷滌瑕掩垢收

錄於擯棄之餘既又求長於短拔之閒散之中授
以巡撫之寄其時臣已抱病在告兩疏乞休偶值
前官有託疾避難之嫌該部論奏之義甚嚴　朝
廷督責之旨又切遂不遑他計狼狽就途涖事之
後兵耗財匱盜熾民窮縮手四顧莫措一籌　朝
廷憫念地方之顛危慮臣才微力務必致傾僨謂
其責任之不專無以連屬人心賞罰之不重無以
作興士氣號令之不肅無以督調遠近於是該部
議假臣以賞罰　朝廷從而假之以賞罰議給臣

以旗牌　朝廷從而給之以旗牌議改臣以提
之任　朝廷從而改之以提督之任授之方略而
不拘以制責其成功而不限以時由是臣以賞罰
之柄而激勵三軍之氣以旗牌之重而號召遠近
之兵以提督之權而紀綱八府一州之官吏伸縮
如志舉動自由於是兵威漸振賊氣先奪成軍而
出一鼓而破橫水再鼓而滅桶岡全師克捷振旅
復舉又一鼓而破三浰再鼓而下九連皆役不再
籍兵無挫刃分遣官屬賫執旗牌以檄督兩廣夾

剿之師亦莫不畏威用命咸奏成功由是言之其始從臣之來涖事者該部之議　朝廷之斷也旗牌之能號召者該部之議　朝廷之斷也提督之能紀綱者該部之議　朝廷之斷也方略之所分布舉動之得展舒者該部之議　朝廷之斷也臣亦何功之有而敢冒承其賞乎譬之駑駘之馬而得良御齊輯乎轡銜之際而緩急乎脣吻之和內得於人心外合於馬志故雖駑下亦能盡日之力而至百里人見其駑而百里因謂之能不知其能

致此皆御馬者有驅策之力不然將數里而蹶或十數里而止矣馬之疲勞或誠有之而遂以歸功於馬其可乎況臣驅逐之餘疾病交作手足麻痺漸成廢人前在賊巢已曾具本請罪告病乞休日夜伏候 允報庶幾生還畎畝乃今求退而獲進請咎而蒙賞雖臣貪冒垂涎忍耻苟得其如 朝廷賞功之典何伏望 皇上推原功之所始無使賞有濫及收回 成命臣苟有微勞不加罪戮容令仍以原職致仕延餘喘於田野如此則 上無濫

恩下無奸宄宣力受任者得免於覆餗之誅量能
度分者獲遂其知止之願臣無任感　恩懼罪懇
切祈望之至

江西捷音疏

照得先因寧王圖危　宗社興兵作亂已經具奏
請兵征勦外隨看得寧王陰謀不軌已將十年畜
養死士二萬餘人招誘四方盜賊渠魁亦以萬數
舉事之月復驅其護衛黨與并脅從之徒又六七
萬人虐焰張熾臣以百數疲弱之卒勢不敢輕舉

驟進乃退保吉安以為牽制之圖將遠近軍民効
於寧王之積威道路以目莫敢出聲臣一面督率
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等調集軍民兵快召募四方
報効義勇之士會計一應解留錢糧支給糧賞造
作軍器戰船　奏留公差回任監察御史謝源伍
希儒分職任事一面約會該府鄉官先任右副都
御史致仕王懋中養病痊可編修鄒守益刑部郎
中曾直評事羅僑丁憂監察御史張鰲山先任浙
江僉事今赴部調用劉藍依親進士郭持平軍門

參謀驛丞王思李中先任福建按察使致任劉遜先任參政致任黃繡先任嘉興府知府閒住劉昭等相與激發忠義譬諭禍福移檄遠近布朝廷之深仁暴寧王之罪惡於是豪傑響應人始思奮區畫旬日官兵稍稍四集時寧王聲言先取南京臣慮南京尚未有備恐一時爲彼所襲乃先張疑兵於豐城示以欲攻之勢故寧王先遣兵出攻南康九江諸處而自留居省城以禦臣至是七月初二日探知臣等兵尚未集乃留兵萬餘爲其心腹

宗支郡王儀賓内官并偽授都督都指揮等官使守江西省城而自引兵向　闕占晝夜促各都兵期以本月十五日會臨江之樟樹而身督知府伍文定等兵徑下於是知府戴德孺引兵自臨江來知府徐璉引兵自袁州來知府邢珣引兵自贛州來通判胡堯元童琦引兵自瑞州來通判談儲推官王暐徐文英新淦知縣李美泰和知縣李楫寧都知縣王天與萬安知縣王冕亦各以其兵來赴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布哨道使知府伍文定爲一

哨攻廣潤門入知府邢珣爲二哨攻順化門入知
府徐璉攻惠民門入知府戴德孺攻永和門入通
判吳堯元童琦攻章江門入知縣李美攻德勝門
入都指揮余恩攻進賢門入通判談儲推官王暐
知縣李楫王天與王冕等各以其兵乘七門之數
傍攻夾擊以佐其勢是日得諜報寧王伏兵千餘
於新舊墳廠以備省城之援臣乃遣奉新知縣劉
守緒典史徐誠領兵四百從間道夜襲破之以搖
城中十九日癸亥汲臣乃大誓各軍申布 朝廷

之威再暴寧王之惡約諸將一鼓而附城再鼓而登三鼓而不克誅伍四鼓而不克斬將巳誓莫不切齒痛心踴躍激憤薄暮齊發二十日黎明各至信地先是城中為備甚嚴滚木灰瓶火炮石弩機毒之械無不畢具及臣所遣兵巳破新舊墳廠敗潰之卒皆奔告城中城中巳驚懼至是復聞我師四面驟集皆震駭奪氣我師乘其動搖呼譟並進梯絙而登城中之兵土崩瓦解皆倒戈退奔城遂破擒其居守宜春王拱樤及偽太監萬鋭等千有

餘人寧王宮中眷屬聞變縱火自焚延及居民房
屋臣當令各官分道救火撫定居民散釋脅從封
府庫謹關防搜獲原被劫收大小衙門印信九十
六顆三司脅從官布政使胡濂叅政劉斐叅議許
效廉副使唐錦僉事賴鳳都指揮王玘等皆自首
投罪除將擒斬功次發御史謝源伍希儒押令審
驗紀錄一應事宜查審明白陸續具奏及一面分
兵四路追躡寧王向往相機擒勦另行奏報外竊
照寧王逆焰熏天衆號一十八萬屠城破郡遠近

震懾今其猖獗已一月有餘而四方　難之師尚未有一人應者前項領哨各官及監軍御史本土養病丁憂致仕等官皆從臣起於顛沛危急之際并心協謀倡率義勇陷陣先登以克破此堅城據其巢穴此雖臣子職分當然亦其激切痛憤之本心但當此物情睽貳動搖之日非賞罰無以鼓士氣今逆賊殺人如草若又挾其厚貨賞發所及一人動以千萬伏願　皇上處變從權速將前項各官量加陞賞以勵遠近事勢難爲之日覆宗滅族

之禍臣且不避況敢避邀賞之嫌乎

山陰王應遴叅校